小說月報叢刊第六十種

技藝

（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技藝

創作集



1924

目次

技藝

春來了，人都歡喜在淩晨時吸納着三月早上的清新空氣，慣日晏起的人，雖在紅日滿窗；並且覺得很爲煩熱的時候，總捨不得即時推被而起，惰懶的身體，惺忪的目光，不可接續；不能推尋的片斷思想，如同有種魔力一般使得他對於溫潤清柔的晨氣，不能完全消受。及至勉強披了衣服匆匆地盥洗完時，倦意固然退卻，而同時黎明時的幸福也享受不到。

這幾乎是一般青年普通所感受到的，而傑如也是其中的一個。

他自去年冬日在熊熊的火爐邊，與他同寓的同人，堅持着說『冬將盡了，溫柔的春，轉瞬便啟開了她的美目。我們的新生機，又重新萌發了。「一年之計，」正是青年人努力的良時，如曇花一般的放蕾，如春雷一般的初震……自明年春起：

我們須學學另作一個春之先驅者，晏起的習慣，於我們百無一利，而且在萬物沈醉的春日裏，牠必展放開牠的誘惑力來攻擊我們。「一年之計，一日之計。」我們的自勵，須從微細處做起。……第一種必要改革的，是春日的晏起。」那時他的同人都隨聲附和說春來的柔美；說晏起的惡習，甚至竟有位更聰明的人，預先規畫着他們在來年春日之晨零露未乾時，即起身，何時讀書，何時作事，說得大家都非常興奮；並且的實預備着待到春日來時，有無量的快樂的共同工作。他們覺得未來的希望的燄光，正如同爐火正在旺盛地燃起。

果然春日到了，城外山凹的冬日積雪，在最高處也愈望愈淺淡了。黃鶯奏着初春之曲，向各處的城市，或安靜的鄉村及人家的園林中傳佈着春來的福音。於是一切覺醒了。柳葉兒躍着浮綠的煙紋，湖水上漲起淡藍色的晴波，大自然中平添了無數的景色。

葆如呢，自然更加多一歲了。他的心中盼望着春來比一切的人都急切而熱烈！他奮發的精神，無窮的希望，著作的興味，都似久蟄伏在土塊下的草根，只待春來便一齊怒發。不過時間是決不會欺騙人的，春已來了，而且到處傳佈着她的使命，──為的使一切都從沈沈的夢中覺醒。──葆如的敏銳的感覺，自然覺到了。以為久蓄積在心中的精神、希望、興味，都可即刻實現了。但於此有一種最大的打擊，就是清晨的晏起。

晏起罷了，在常人原感不到甚麼，何況他既非油鹽店內的小夥，更不是工廠裏的學徒，遲到了，晚起了，是要受叱責或扣薪金的。他是全可以自由的，雖因自己的事務，有時須早起一點，但這並不是天天必須如此，一星期只有一二日。而所謂為事務的早起，至早也還是八點鐘。其實在這時油鹽店中已吃過早餐了。居然由年年經驗中得來的結果，在這年的春日裏，他又證實了。蓄積久日的志力，卻仍不

能將春倦的權威戰勝。他理想着春晨空氣的鮮潔，玫瑰花從粉蕚上發出來的甜香，噪晨的雲雀的歌聲，以及不甚煩熱而溫和的初升起的日光，他羡慕着；眞誠的羨慕着，不過睡神偏好在淸晨來臨，使得他沒有爭鬬的能力。卽使有時在牀上醒來，心裏知道對於前此的自誓之言，不能實踐，是多末可恥的事！而一方面倦力卻仍是迷戀着他，引誘着他，不讓他早早的起身。及至勉強揭開被子，如覺悟般的下牀的時候，別的同伴早出去了，或正在讀書。有人對他笑了，彷彿譏嘲他，他自己也覺得沒有意思，便遲疑地答道：「看明天吧。……我不信究竟會不能。……」

其實呢，到了第二天，或者能早起三分鐘，有時還要晚些。

有一天正在黎明以後，太陽的淡色的金光，已籠在窗格上，街頭上已有了喊賣杏仁茶的聲音，從牆外傳來。葆如因連日賭氣不起，自己早起了一種微細的煩悶。因他素來主張青年人應該多受點嚴格訓練的，並且常以此勸戒他人，不知爲

了甚麼在這個迷惘的春夢裏，自己的自治力卻早已降服了，而且由此受到他人的譏笑。他昨天下午在城南公園的蒼松的密陰下，又同兩位朋友談起，他便重復誓言，非將這個爲自然所迫服的習慣逐出於他的身體之外不可。及至晚上回到寓所處理了些事務，正在閱書的時候，又將這個事記起。本來是極渺小沒有甚麼値得多費思索的，然在他看來，這都是很重大而足以使之煩悶的問題。他常常羨慕着那些作大事業或眞正研究學問的人，必先有克己的工夫；有犧牲一切利益的決心，因此他對於這一點晏起的習慣，不能改革，他對於他的前途，不能不感到無望了。然而同時他又受自己情感的支配，不願有任何外來的或強迫的勢力來阻礙他。小節罷了；——如同每餐多吃一碗米飯，或每天必吃一支香煙，同樣的絕無關係，……像這樣相反而又終不能自解的思想，常常使得他如墮入迷霧中，而找不到出路。他於是在推開窗子放進月光的地上，來回尋思，反而將方才所閱的

書籍忘了。

直到破曉以後，他一夜的夢痕，幾乎被這等衝突的思想踏碎。實在呢，他躺在牀上時，覺得身體柔軟地不能自舉，夢魂迷離着，而昨晚心口相商的問題，還在占據了他的全心。

正在朦朧的時候，忽然由外頭傳來了一種言語的聲音，是『……唔！腰板要挺直些，兩胳膊兒便不會彎曲了，……偉看，……兩脚並起。自然會不吃力……』說這些話的明明是位五十餘歲的老人，語音尖燥而爽脆，純粹的京腔。同時又聽見一位女子的聲音。

『唉唉！……累得要死！胳膊兒眞沒點勁兒，你慢慢的，……我這兩條腿眞不聽吩咐。……』以後便聽見女子的笑聲，一聽這幾句片斷的話，便知是位十八九歲沒曾受過教育的女子，接着以先說話的老人，嗓子更提高些道：

『停要練的！……像我，如今老了，……怎麼一個觔斗，……看！還成呢。……一練好了，沒有不成的。在人前露臉的事，誰不是要吃點辛苦。』

『我眞笨了！……可也沒有法子！』

於是談話的傳音，又突然停止，只聽見躍步在地上踏響的沈重的音。連續起來。葆如很奇怪！他知道前院是住着人家的女眷的，不過大清早起連那些讀書的學生們，還正在高臥，她們卻在院子裏幹甚麼呢？……可是體操也不必這樣勤苦，况且平日也沒見她們這樣辦過。但不是學習體操，又爲甚麼說些『胳膊兒便不會彎起，……兩脚並起』的話？他正在閉目凝思着，忽然又聽得躍步的聲音停住，過了幾分鐘，如同用器械互相比量的擂打的聲。那位老人的語聲又道：

『這個刀柄怎麼拿，……靠下些，……來！招呼！……快接！咦又錯了。旋三個腰花，低頭，……彎腰，將刀柄從左肩兒順下。……對！……對！有些意思。』

而又一位中年男子的語音道：「我一學就會，這也並不是人人不能學的事。來！……接！用刀術，照所說的轉花要緊。……姿勢不要拿不住！……向後退，……退，……噓！有些意思。……」

接着一陣器械互相擊打的尾音過後，有一個人喊出一個『好』字來。

葆如這時已經將迷惘的目光啟開，心裏疑惑着不曉得是甚麼事。他總想有人在外院教給那兩個市政公所及司法部的科員的姨太太們的器械操，但因聽不十分清楚，從前又沒想到她們那樣穿高底皮鞋，披大紅斗篷的女子，還能早起練習這個，他於是不能再恍惚着臥着不動，一手穿上衣袖，下牀趿了拖鞋，忽忽地想先去看看。不料及至開門出來的時候，就接上聽見外院有休息的喊聲，於是以前的聲音，全都止住。恰好僕役領進一位朋友來，是找他來談一樁學術講演會的事。他忙亂地洗過面，兩個人高興地談起來，不久他又出去到一個學校中找人，於

是在春倦的枕上聽到而不明了的事暫且忘掉了。

這一日裏他恰好一天都沒有在寓所內，不過當在下午時同了朋友們在音樂共進會中聽到凡奧林粗亂的聲音時，在迅忽的一時裏，他曾回憶到清晨所聽到而不曾明白的事。然而卽刻有幽雅低沈的古琴音；與梅花三弄的複音的調子，又將他的思想的注意力移去了。

仍然是在如常的第二天的清晨。他本來在昨天有長時間的出遊，與黃昏時的飽餐，晚上回來，脫衣便睡。一切的事，都忘記了。不過在中夜以後，由夢境中醒來，他突然又將昨晨所聽到的事記起。於是決定要早起看看，不過又恐怕今天人家末必還那末一定的去練習。……後來正在籌思着卻又被夢境引到黑暗中去了。所以直至這日的清晨，他覺得身下有人催迫他是的，努力着想打退睡魔，跳下牀

來。其實他這時對於惡習慣的改革，與恢復勇力，免得朋友嘲笑的這些思想，可說是完全沒有一點兒的痕跡，只是要親眼看見昨日沒得看見知曉而幾乎被忘掉的疑團。他開始先將頭部離枕擡起，預備着聽聽外院的動靜，但沒有一點聲音，只是有照例晨喧的雀兒，彷彿在簷頭上吱啁地叫着。他覺得有點失望，同時頭腦昏昏地，又與潔白的枕布相貼合住。忽然他將左臂一伸，表示掙扎與奮起的時候；而外院便聽見有人緩步的微聲。他蹙蹙眉頭，雙臂高舉，呵欠一聲，覺得全身筋肉都似增長了若干。一邊取過牀頭上的手錶，看短針卻正指在六點四十分呢。他終於爲希望與好奇的心支配着，揉着眼睛，如坐不穩似的披衣而起，不過他還不肯立時穿了褲襪下牀，卻直對着細沙幔外的一幅西畫——畫上有一片叢林。兩個女孩在林中拾取橡實。——出神。不知所可地坐了又有五分鐘的工夫，便聽見外院的木杖相觸打的繁音又響起來。老人的教授聲，女子的笑聲，也同時如昨晨一樣

的傳來。他這時沒有遲疑的餘時，便推開被子，如同有非常快樂的事似的跳下牀來。

到這時他纔有七八分的明瞭，知道在沒有親眼看見以前的忖度，完全與事實相去太遠。原來他所聽見的老八與女子，一個正在教授；一個正在比量身段與矯正姿勢的練習的，是舊戲場上的把式，與弄刀接槍，以及騰身打觔斗的方法呢。那位面熟的女子，卻也並不是那兩位穿的很闊綽而好帶新式眼鏡及雇有女僕的科員們的姨太太，而是住在東院一間小屋子中那位在游園拉胡琴的張師傅的小妻。因為甚麼他有這兩個字——小妻——的觀念呢？因他有時在寓所內遇到這位新來的女子，——他去年沒有見過，看她穿得雖樸素，不過有時打着鬆鬆的髮辮，有時又亂挽着時行的髻子，說話時很粗爽，因此倒動了他的疑問。及同寓的友人，方曉得她是去年年底那位住在東偏小屋子中禿了前額的張師傅新

的妻子。張師傅本來尙不過三十七八歲，因爲看去那位女子總像個好游玩的小孩子，所以每每遇到她，葆如總想起是張師傅的小妻。

一天一夜貯藏在胸中的疑團，他這回一齊打破。他立在外院的門口，看他們在小小的荷池邊，正訓練得熱鬧。地上鋪了一牀粗布褥子，卻還沒有用到。那位約有十九或二十歲的女子，將短短的髮辮含在口裏，穿了對襟小衣正自學着玩弄接刀的方法。裹了銀色刀頭的木裝假刀，在她手內，舞得團旋飛轉，忽而一手轉來，全憑仗幾個指尖的靈巧，將刀柄與刀頭如車輪似的轉花。在葆如看來：已經讚嘆她的工夫的純熟，並且想一兩天的光景就能有這等成績，他一面看了；一面自己由比較上而生了自己是笨才的感嘆！老人卻也奇怪，頭頂上還將餘髮攀成小結，面色枯黃，但一看就知道是很便捷的。有時她舞得不對，他便從容地將刀取過來，舞成一個可作標榜的式樣給她看。又時而說：「中指須斜彎些，……快向左偏，

頭轉得快，不要丟了刀。……脚步要穩重，……拿得住，方得點勁兒。……這一類的話。那位禿了前額上的髮的張師傅，在一邊拖了鞋子，吃着香煙，從旁邊看着。有時因爲練習三人對打，他也丟着木鐗幫忙。女子練習一會，執着器械休息一會，便用懷中的手帕拭汗。看去似乎臉也沒有洗過。爲三個人踏起的細塵，沾到她面上，便看出比平日黑些。那位教授的老人，用細皮帶堅堅地束住腰，時時地對他們說這些本事練習時應注意的地方。

葆如忘記了自己也未曾洗臉，呆呆地立在門首看得有趣。少停了一會，在三個人對打之後，女子已是有點氣喘了，到她的屋子裏去了一躺，便又學習起練拳脚及屈伏倒立身體的事。這時葆如方纔了解地上鋪的粗布褥子有何用處。女子在褥上用兩手挺住，試了幾試，便將身子倒豎起。這時她的面部全發紅了，那自然是血管倒流所致，沒有梳理過的髮辮，盤垂下來，腹部向外面凸着，只是她的兩腿，

尙不能壁直豎起，老人一面用兩手蔣她那反持的雙足扶住；一面卻又極詳細地教與她用力的方法。叫她不要將臂上的全力鬆懈。這樣過了有五六分鐘的工夫，女子重復立起，微喘着道：

『老是不成！……可怎麼好！別看年輕的人兒，還不如你，……還不如老頭子呢。』

老人暫不言語，忽地撲到布褥上，將身子同樣的倒立着，不單姿勢比女子自然；而且他確然將疲疲的兩腿挺直，兩足可以自由運動，而且他還可以用一臂支持着全身倒置的重量，將兩隻手在空中揮舞。過了一會，起來笑着對他們說：『停看怎麼樣？』

葆如更看呆了，沒料定乾瘦如沒有一絲力氣的老人，還能有這等出奇的本領。老人這時方慢慢地道：

『停瞧着！……這也不是容易事呵！不要說這樣年紀。』他說時對着那位女子：

『就說吧；從十來歲下手學起，筋骨兒還柔軟些，身體還輕便些，少說也還得練個三年、兩年，——自然是天天上功課，到了時候，還不定能有出息沒有。我，……經我手教過多少小孩子，現在呢。少有點名兒拏到幾個錢的，也不是沒有。……張師傅！你應該知道，幾個像她們？……實在說呢，唱呵，把式呵，都也不比人怎麼好的了不得。臉盤兒長得好看些，再加上有人替她鼓吹。於是便成了闊角，……張師傅，現今的事，那一行都是一個規矩。沒有本領，實在沒有地方找飯吃。有本領呢，——止有本領還不成。論起來這點玩意兒算甚麼，可也不是三天五天，一月兩月學得成，練得好的。唱得漂亮，舞得起勁，在我們吃這行飯的人說來，總得算是種「技藝」—若切實講究起來，倖不要管牠打不得架，刺不得人，然而手疾眼快，心靈，身體兒俏皮，這都是不能少的。容易嗎？……在現今實在也難得很呢！……』他說着仿彿動

了無窮的感慨似的，至此便不再說了。用力咳嗽了幾聲。接着那位張師傅將香煙從蜜蠟的煙管中吹去。點點頭道：

『是啦！……容易，誰還能坐汽車一月拿到幾千元的包銀呢」「技藝」固然不能不學得好些，又何嘗都在這上邊。譬如我在游園給那位轟動一時的……拉胡琴，我可不能不說是深知了。……總之我所以要她學點「技藝」一來爲了她小時候也還習過，上過台給人家當過配角；再則吧，你看她怎麼大了，不會過日子，又不會做件衣服，我在京城裏混混着過，她到我們那鄉下的家中，成嗎？……實在也沒有法子。……吃點辛苦也說不了！……』他說到後來的幾句，語音就有些沈重了。

因談話的空閒，那位女子卻已將器械拾過一邊，坐在石上默然無語。日光射在她的臉上，極清顯的，她的目下有了青色的暈痕。這時她便低着頭道：『誰不願

意學好我也瞧着人家坐馬車穿綢緞的生羨慕呢人是一樣的說甚麼「技藝」一是儘着練但碰運氣吧！……』她說到這里，有點淒咽的意思了。忽而一個寓中的僕役，提了白水壺走過，便喊道：

『好呵！……又練了大半天了，我瞧只怕有心人，張先生，將來正是闊的時候哩。……』

他們都笑了。而坐在石上的女子，卻用汚穢的手帕遮了臉，走到屋子裏去。這似乎是練習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這一天葆如沒有出去，心裏悶悶地覺得極爲無聊！雖然當他同寓的友人起來時，都驚訝着他何以破例醒得這麼早，他也不甚留意。早上飯也沒有好好用過，過午以後，睡了一會便起來讀他照例研究的哲學名著。將原文的人生之意義與

其價值的下半部看了幾十頁，覺得有點頭痛。——自然這並不是因爲德文深奧的原故，他早已對於這部書的題材起了疑念。他向來不知由人生中得來的意義與價值，是個甚麼本體？有甚麼作用與效果？不過他因爲要研究現代哲學家的學說，不能不看過罷了。他這時更覺得那些精神生活，及靈肉調和的抽象的名詞；總不過只是抽象的名詞罷了。他立在他那所小院子裏，對着方抽出嫩芽來的曼陀羅花，凝視了半晌，便回到屋子裏，換了一件袷服，惘惘地到別處去了。

及至晚飯以後回來的時候：在車子上便記起一件事，須急急打個電話與一位友人說知，於是回到寓所，便先到賬房內的電話處。可巧有人正在說着話，他就立着少待一會。當他初入門時，並沒有留心看看屋子裏有幾個人。及至這時，他方看見在早上所看見習技藝的那位女子，另穿了一件比較乾淨的布服，在那里同着有斑白色下鬚的寓主人說話。他在一邊，只聽到幾句，是那位女子說的話。

『……人都是有命運的！如你剛纔所說的，那位太太，……那能行？忽然嫁了，忽然又離婚，何必呢，那人家可不讓！甚麼事都是先定！吃好飯，或者討飯吃，又誰能料定。你看伍太太同那位……太太，穿的也好，又有人用着，出去的時候，不用包車，就是馬車，誰教人家有錢來！……我呢！還得清早起就學着這個、那個，身子一天累得要死！還得做飯買東西，晚上又不能早早安歇，也不過爲的練點技藝好吃飯就是了！……焉敢比着人家睡到十點、十一點，其實誰還不願意？可是命中一定的事！……哼！……憑你辦吧！』她說了這段話，便長吁了一口氣。那位寓主人撚着鬍子道：

『半句話也不錯，可不是，……人就是這樣，……練這點技藝，好了，你也就好了。……』

女子用一手托住腮，並不答言，而眉尖卻緊蹙着。

這時一位僕人卻過來向葆如道：「請打電話吧，那位走了。」

第二天，第三天，以及這一春中的以後的每天淸晨，爲惡習慣——晏起，久已束縛住的葆如，他卻從這一日後，將這個習慣改了過來。每到朝光上窗，亦聽見箸雀喧啁的時候，便不用人催，他就早早的起身，雖是他也沒再去看那位女子作技藝的練習。

同住的人們都很驚奇，說他眞是個有勇力而能言能行的人，他只是默然不答。

十二，五，一日。

紅腫的手

趙景深

朋友們呵！我要告訴你們一件故事，這是我到現在都不能忘記的。每逢月明如水，涎着臉兒從窗扉窺看同時舊的思想和迴憶來拜訪我的時候，我便彷彿看見了我所不忍看的那可憐的紅腫的手了。我愈是不想看，那雙手便愈加顯明的呈在我的眼前。他們很黝黑，好像是從炭堆裏掘出來的。平常人的手都是很平坦的，但他們却浮腫得好似兩座小墳墓。平常人的手都很豐滿，但他們卻是處處開裂，紅色間着一條條的紫痕，血肉模糊，瘡斑相間，幾乎沒有一塊整皮膚。那樣的可怖，使我不敢開眼！他們只是微弱無力的在我的眼前搖晃。我愈想愈可憐，緊緊的閉着兩眼，不去看他們；伏在枕上，幾乎要哭出聲來。心裏面非常非常的難過，有無數的憐憫的箭射中我的心坎，使我幾致不能安眠。這雙手的主人，我雖是心裏洮

痛，也不能不告訴諸君明白，便是我至親至愛的小友，我家以前的小僕人，小全；而他的手所以凍裂，由於冬天的天氣嚴寒，操勞過度；其實說來，我常常使起我當少爺的性子來，喚他出去買東西，我實在不能辭其咎呵！我真對不住他，我恨不能再見着他，戴金色輝煌的冠冕在他的頭上，稱他是我們的王！我又恨不得能夠，倘上天見憐這個，見着他，和他很溫和的握手，喊他一聲小弟弟，庶幾可以贖我的罪愆於萬一呢！上天呵，茫茫天海，我從那里去找尋他去？我又怎能有這個幸福在他面前表示懺悔，使我的心平平安安的渡過生命之海，而不受驚擾呵？應該的，應該的，我不配再見他，我沒有顏面再見他。紅腫的手應該在我的眼前晃動，還應該晃動得更猛烈些，更兇些。可怖而可憐的現象呵！我可憐的小友小全的紅腫的手呵！

我現在要竭力的抑止我的悲痛，敘述他的事，來紀念他，略為減少我一些痛苦！

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他的母親姓苗在我家做傭工我們都喚伊苗媽伊是一個極和善的婦人伊年紀有三十多歲，做事很勤敏，從沒有發過怨言。伊出來做傭工，聽說是和婆婆嘔氣出來的。伊因爲放心不下伊的小孩，小全所以把他帶在身邊，一同在我家做事。伊的工錢是八百文，後來添到一千文。可憐，這一點錢够什麼用的？他呢，在我家吃飯，可以說是專替我做事，跑跑街，掃掃屋子，做些他所能够做的事。在他們看來，覺得我們眞好，非常感激，爲了肯讓小全在我家住。小全是個很有忍耐性的少年，很沈着的，無論我怎樣打他駡他，他都不說一句話。

起初小全還沒有來的時候，苗媽便對我說『少爺，我家孩子小全要在你家吃飯，你願意麼？』

我很急切的問：『他多大？』

伊說：『他今年十三歲，和你的年紀差不多。』

我微笑着，弄着手指說：『比我小一歲，好極了。我現在正寂寞得很，我正沒有做伴的呢？他認得字麼？我教他讀書好麼？』那時我的臉上，現出很得意的有學問的樣子，彷彿將要當老師了。

伊低聲柔和的說：『只要少爺肯耐心去教我那不成器的孩子，我眞感激得了不得。』

小全來的時候，我果然和他很要好，常時要他陪着我玩，雖然他不敢和我玩。過年的時候，我要他幫着我紮彩燈，做萬國旗，掛在房裏。還用五彩紙包起落花生來，好似包香蕉糖一樣，也分給他吃了一些。打鑼鼓的時候，也讓他算作一員，或是拿鼓，或時拿號。他不會玩，我便笑他，覺得他很有趣。他也歡歡喜喜的和我在一處，面上時常含着笑容，也許這就是他唯一的歡喜的時候了。

但是，後來這後來呵，我仍是和他在一處玩，他玩得不好或是我不高興的時

候，便要打他罵他，甚至於踢他一脚，雖說我是小孩，不懂得什麼，難道小孩就該饒恕麼？

有一天我要小全做一種遊戲，他不願意做，我一定要他做。後來兩邊堅持不下。我便氣狠狠的跑到他母親面前去說，那時他母親正在洗衣服，用力的將衣服在洗衣的板上擦洗：

『小全他不肯和我玩。』

『他不肯和你玩，你只管打他罵他。』伊一口氣很促的將這句話說完，又喘了一口氣，嘆息一聲，但又不得不裝出快樂的樣子來。我當時不覺得罵句話含着什麼重大的意義，現在想起來，伊說這句話眞是不容易，那有自己親生的兒子，願意一個不相干的人打他的？這也只是依在人家的籬下，不能不忍氣吞聲罷了。

我又惡意的緊逼一句說：『你眞肯讓我打他罵他麼？』

『有什麼不肯？少爺打他罵他是好意。我不但願意少爺打他罵他，還願意少爺多多的時常的管教管教他呢！』說時頭兒垂下，兩目只是轉着晶瑩的淚，縐着眉兒，幾乎淚珠兒要衝出眼球，滴到照澈人間苦惱的洗衣水裏。我任是怎樣再要伊說，伊也不多說什麼了。

我得了伊這句話，凱旋也似的回來。因爲歡喜過度。忘了再和小全交涉，他總算是便宜了這一次。

又有一次，苗嫣在廚房裏切白菜。白菜一絲絲的切得很碎，放在案板上，伊總是很有規律有音韻的一刀一刀的嗒嗒的切。小全也在廚房裏，坐在小板櫈上，呆呆的看着火。那時快要用午飯了。他們都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預備飯，好讓我們吃個現成。我也在那里。我一定要夥着小全放下柴火和我去玩。小全說：『我不能去，因爲我現在有事。』

『你有什麼事？』

『你看我現在不是在生火麼？』

『不用生火了。你陪我去玩玩罷！』

『不能去玩，太太要說了。』

這時我捺不住性子，不覺的生了氣。我便大聲說：『一定要你陪我玩，』說時眼睛睜得很圓很大的望着他兩手將小袖子也撈了起來，似乎要動武了。嚇得小全變了色，但卽時又還了原。他幾乎要哭出來，但他卻竭力的忍着，裝作英雄的樣子，發出他那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抵抗的聲音很沈着的說：『我不去玩。』

苗媽在旁邊看着事情漸漸不對，伊便很摯愛而又含着無限的寃抑的樣子向小全很慘的說：『全兒，少爺要你去玩，你就去罷！我替你生火。白菜我可以等一

會切的。』

小全很簡單而固執的答道：『不，我不。』

我又很凶惡的說：『不麼？一定要你去玩。』說時走過來拉他的身子。他兩隻手只是抱着凳子不肯放，好似那荷蘭的童子救堤一樣，握得非常的緊，臉上又現出忍耐的神氣，悶悶的只是一句話也不說，身子一動也不動。我又用力想使他的手離開凳子，剛扳上來一點點，他又趁着機會放下去，仍是緊緊的握着板凳。我和他這樣相持了許久。終於因爲我是一個少爺，他是一個僕人，我得了勝利，由他母親竭力的勸解，他陪我玩，伊替他看着火。

又有一次，我教小全讀初等國文，不知學到第幾課，我記不清了。那一課一共有二十幾個字，我教了他十幾遍，他還不會念。於是我這小先生實在不耐煩了，又發起脾氣來。我扮出先生的樣子說：『你給我跪下。』說時聲色俱厲，裝模做樣的，

連我自己在怒氣之下，都不禁要笑起來。但又苦了小全了！他不像他母親那樣要怎麼就怎麼，非常柔順，聽着我的意思，好像馴熟的綿羊一樣；他終是一個有生之意志的青年，竭力要圖存的，自然無論多少總有些反抗。所以他反抗了：『我不跪。』後來我捉住他的耳朵要他跪下。他果然身子低了下來。我再一考查，他卻是蹲着，並沒有跪。忍心的我，這時又敲了他幾下頭。就連私塾的老師也不過我這樣的嚴厲呢！

我這樣蠻橫我母親都不知道，要知道了也是要打我的。但他們也不敢告訴，如果一告訴他們便更要吃我的苦了。

我不敢隱瞞諸君，關於小全和我的事，像上面所說的，不知還有多少，不過我腦力薄弱，又兼事情已經相隔七八年，所以印象漸漸的模糊，所可記得的只是這一點，但現在這一點遺痕卻是一天深似一天，使我心中非常難過。就是上面這一

點，我竟能很殘酷的很閒在的筆慢慢的寫出來，眞也太忍心了！但不寫確乎又很難過，還是寫了的好。最使我不能忘懷的便是大雪紛飛的天氣我還要他上街買東西給我吃。我那時做少爺做慣了，那里知道他的手是紅是腫？我知道的原因，也不能不告訴諸君，但我爲了要說明這事，我竊聽的罪又犯了。怕什麼！爲了人道，爲了使人知道爲奴的可憐，我的什麼罪惡都可以表達出來的。

這事是在一個冬天。我在房裏看書。聽見客廳裏有兩個傭婦談話的聲音，我的心便不能沈在書裏，而字跡早已搖動起來，只於是一個一個的字跡，不能連成句子，心兒早在竊聽伊們說話了。

這兩個聲音我都很熟。一個是鄰居的傭婦，一個便是苗媽──從話裏聽來，似乎小全也在那里。鄰居的傭婦帶着尖銳而清亮的聲音說：『你的福氣眞好呀，有這樣大的一個孩子。』

聽熟了的柔和的苗媽的聲音說『唉!像我們做傭工的人,說什麼福氣?只要不餓死就是好事。小全呢,可憐——』

『怎樣?』一個急切的問發出。

『可憐他的紅腫的手,你看,冬天裂得這樣。……』

彷彿那時我看見了可怕的手。

我聽到這里,大大的受了感動,實在不忍再聽下去了。好似有一線的光明,照到我的心田,使我對他發生一種同情的哀憐。第二天將小全的手拿來細看,便證實了這件事。從這天以後,小全的紅腫的手便時時不斷的總在我眼前閃爍,

後來我待小全也好了許多,不像以前那樣的苛刻蠻橫。但他第二年春天就離開了我到一個酒店去做堂倌去了。

他去後,我很想念他。在一個禮拜日,我隨着苗媽去望他去,並在他所住的飯

館吃飯。他只是不來見我，還是他母親強拉了他來的。他也不喊我少爺了，對我漠漠然的說幾句話就走了；本來我的權力也達不到他的身上了。應該的，他應該這樣的待我。愛他的只有他的母親。你看他見他母親時把我撇在一邊，兩眼誠懇的望着伊的母親，說了許多愉快的話，對他的母親是怎樣的親愛呵！他以前怕我，只爲了在我家吃飯；現在他憑什麼還要怕我？憑什麼還要喊我少爺？憑什麼還要來見我？他現在好得多了，臉也比以前豐潤些了，聲帶也清脆得多了！雖是脫離了一層壓迫，又受一層壓迫，但我想，總比我這野蠻的小孩無理的壓迫要好得多呢！

現在那一雙紅腫的手又現在我的眼前了，似乎在戟指，顫威威的指着我的心之痛苦處。他們好似在那里說話，確實，紅腫的手在那里說話：『你這壓迫人的人！我們爲了你受了這樣多的痛苦，腫得像墳墓，黑得像炭堆，紅色間着紫痕，血肉模糊，瘡斑相間。你眞忍心呵！你眞忍心呵！』

瘟疫

王思玷

一個熱鬧威武的村莊，已經靜蕭蕭的了：牲畜也不拴在門的兩邊；也沒有一個逐一個的孩子在街上亂闖；連狗，都無精打彩的掛着長臉；小瓦雀也唧唧啁啁的，彷彿有所議論。

闔村的中堅人物，早已都聚集在村頭他們時常議事的大樹底下了。有智謀的當家婦，也都在內；把個白鬍子腴知身材精明顯露的村長，圍在裏面。

村長的臉上，好像在不幾年以前，便與笑辭別了。又好像有無量的苦水，含在他的嘴裏。兩只眼，幾乎是兩顆星！——幾乎是黑色的水銀！——幾乎要滴下來了！

『噯呀！好歹是個誑信吧！阿彌陀佛！』一個老的村嫗說：

『不不，不不不……』村長擺着手並且搖着頭說：『一點也不假呀！董事親自

給我說的，連上邊的諭帖都拿給我看了！」

　　這個當兒，同時發現了無數「嘻」的聲音。用手去摸頭的人，已過了半數。

　　村長又接着說：「董事還吩咐教偺們招待啦！——招待就是照應，——可是偺們誰又敢去招待呢？……啊？……」

　　他的話音，是一級一級的低下去的，說到這里，便幾乎聽不出聲了。精明的頭，向前探着。水一般的眼，炯炯的直視。

　　「既然伯父……村長，照例伯父……」一個懦弱的人說：

　　「我呀！……唉，我好容易今年七十多了。……」

　　「咳咳，伯父，你七十多了，難道兵還喫你嗎？」一個倔強的少年說：

　　「不喫我？」村長極力的探着頭，用極小的聲音，——彷彿他所怕的人已在他背後似的，——瞪着眼說：「你那裏知道：莊東頭劉忘八——就是可意的父親

——不是被兵捉了牽馬去一去沒回頭李跛子怎麼跛的……不是長毛捉去運粮台，在冰雪裏把足趾凍掉了？……』

『可不是！』一個少年的村婦說：『我父親的那個耳朵，也是那時被兵割去的。』

衆多的『嘻』的聲音，一時又發作了。有許多人，很愼重的活動他的兩隻脚。或者輕輕的偷偷的去摸他的耳朵。有的簡直木僵了，也不敢活動脚，也不敢去摸耳朵。彷彿他的脚趾，他的耳朵，已經失掉了。只不過還沒得着確實的證明。設使一舉一動，便立刻證明了。總以爲他的脚趾，他的耳朵，是必須要掉的了。——卽使這時還在。

許久，許久……靜默了許久。才有一個人開始說：

『董事吩咐說那天來呢？』

來。

『唉，要是那天又好了！就是今天！——午前！——再一會！所以我連夜的趕回

『董事說得倒很好。也不在這里住宿，也不在這里過夜，只等來的時候，招待一頓午飯就完了。可是這頓午飯？……招待這頓午飯？……誰敢……』

『嚇！他們來到，要什麼，給什麼就完了。橫豎他們也是些人！』

『假使他們要命呢？』

『可是他們再要命呢？』

這個倔強的少年也一聲不響了，全場裏繁星一般的眼睛，都灼灼的彼此互覷。耳朵，脚趾，不回頭，這些可怕的問題，更代着跳舞在他們的心頭。

『大哥，你也沒有主意了嗎？怎麼老實說話。』

『唉，我實在也想不起法子來了！』

『唉，原來是刼數到了』

一個救星來了，是本村的一個屠戶，依舊的挑着燒肉，向這大樹底下來叫賣。他醉了，踉蹌的走着，跟上的傢伙，叮噹的相觸着響，差不多都要掉下來，他一麽走，一麽罵，一直罵到人們的叢中。

『蠢材！懦漢！動不動成羣的聚在樹底下，唧唧咕咕。又是什麽事？……喫塊肉吧！——五百一斤。……怎麽大驚小怪的。……啊？……不對我說呀？……好，不對我說，看不起我。』

他一雙混圓而大的醉眼，橫覷着衆人，露出白眼球上，一根一根的紅筋。周身上，都厚包着酒霧肉雾，簡直是一個很有力的吐劑。擔子巳經放下了，嘴裏還只是說：『不對我說，看不起我。連村長也看不起我。……』

『不是看不起你！』村長焦急的說：『因爲給你說也是無益！今天有兵隊要打俗這里經過！要俗們招待！你敢去招待吧？』

『咦，……我當什麽事！原是兵。……哼，兵。……看兵怎着我！』

『行了，行了』有主意的大哥說：『俗們把招待他們的東西，都預備在道南客店裏。俗們都上家裏關好門藏了。開店的二哥，也上別人家裏藏了。教殺猪的三哥，在這里等着。——他不怕。——他們來到要問，就教他說：「闔莊上都害瘟疫，怕傳染了兵士，所以都關着們不敢出來。」或者……』

『好！好！』衆人一齊說：『快着，快着，這樣一定行，就這樣辦！』

『殺猪的老三！』村長也有了主意似的說：『你眞能這樣辦。我們給你二十斤好酒。假使他們喫了你的肉，我們每斤給你一吊錢。』

『行，行，算我的。這有什麽。……喂！我這肉是三十七斤。』

『行，行，就是四十斤！——好算的！快着，快着，搬東西！關門！』

霎時間全莊上都和夜裏一樣了，滿可以說這是莊村的晝寢。在這似夜間非夜間的生活裏面的人們，仍鬧着種種可笑的形態。那些脚趾彷彿已掉，耳朵彷彿已割的，怯弱的懦夫；早已竄入鼠穴的深處，不見蹤跡了。他只要有地方把他的眼藏下，教他看不見那些可怕的現像，他便一切都不顧了。他簡直去睡，以爲睡，是最好的。睡着了，一切都不知道。讓兵隊在睡着的時候過去，是再好沒有的了。但是只能合上眼，怎麼也睡不着。略微有點膽氣。及干與這個籌劃的人物，也都被恐怖役使着，教他們上牆，教他們上樹，教他們在院子裏來回的走。一切門縫裏，牆隙裏，也都裝置上婦人的眼睛。這簡直是鼠怕貓而竄在穴裏，仍然還要伸出頭來去看貓。

屠戶呢？他獨自一個坐在靜寂無人的樹底下。偌大的身子，搖搖拱拱的，像一

尊神一樣，面向着大道，盼望着兵來。他心裏滿抱着四十吊的希望，和二十斤好酒。得意到極處，便把驕傲的背依在樹上。

但是太陽已經出得很高了，一個兵還沒有來。那些以晝作夜的人們，差不多都偷偷喫了早飯了。仍是一個兵還沒有來。於是一切恐怖，離得他們稍遠一點了。門縫牆隙的眼睛，也時時移動，不復裝置似的了。牆上樹上的人，便有好些說『不來了！』下來打算去開門看。蘸頭思睡的人，也漸漸的走出屋門來，或者也想上樹上去。他們的瘟疫症，簡直好了大半了。以前是沒有人說話的，漸漸也有人說話了，——也有人議論了。已經有人去開那關閉嚴緊的門。後邊跟着的人，正說『不可，不可，』突然的『哇』的一聲送了來。於是人們又睡了。一聲不聲的，氣也不敢喘了。彷彿一喘氣，兵士便會找到他。老實說，就是一喘氣，耳朵足趾就都算掉完了。但是這不是軍號聲，是一隻不明了瘟疫原理的老烏，發出的一個驚異聲音。許久的

時候，他們才覺出來，一色的突突的心才漸漸略定了，然而他們的心裏終以爲「這雖是鳥，其實不是鳥。確實是軍號。不過爲衆人的幸運而化作鳥了。這種幸運的作用，是可一不可再的，」於是這才約定下，無論兵隊來不來；不黑天，是不許開門出去的。

軍號的聲音，終於來到了，大膽的屠伯聽了，也彷彿有點不自然似的。但是他心裏仍是自寬自慰的來回的想：「不妨事，這算什麼……不妨事，這算什麼……小事。……縣大老爺的猪我捉驚了，跑了……縣大老爺怒充充的坐在堂上，差役叢林一般的站在兩邊，臉上都滿含着嚴酷的寒氣。公案旁勇隊們的槍上的刀，都可以在心的前心裏穿進去；在後心露出尖兒來。拉板子的早已現成的擺好了打的姿勢。那時我都沒害怕！……的確沒害怕！……這算什麼。……」

鳥的一聲響得很近了。如同在屠戶的耳上。他高懸而不穩的心，如同在千丈

以上掉下來；思續完全跌斷了；很迅速的，彷彿喪失了知覺似的，轉過臉去看；一羣嚇人的兵隊，已經潮水般的來到莊前。兵士的臉，都本得高高的，臉皮簡直有幾千厚，誰也不能由他們的臉上，猜出他們現存的思慮。

忽然一齊站住了，一個有鬚的長官，對着他們發出多量的談話，他們一個一個的又都把刺刀上在槍管上。槍的機，彈的丸，都映照着日光，簡直把全空間都鋪滿了光線。網似的把屠戶的醉眼嚴縛。更有那可怕的刀，好像比縣大老爺的刀，更長，更大。任何肥胖的胸脯，都可以在後心裏露出尖來。

兵士竟向他看了，長官也向他看了。竟有一個兵士很敏捷的向他走來。——還是手裏持着那樣的槍，槍上裝着那樣的刀。好像有一股冷氣，從槍上刀上發出來，一直撲到他的面上，引起他一切可怕的想像。恐怖的領域，已經擴張到他的心田上。酒意，醉態，都被這最高問題驅逐乾淨了。他後悔。——他着實的後悔。爲什麼

允許他們辦這種危險的事？與這些……相見，實在是凶多吉少的。看他們的臉！看他們的刀……跑了吧！——他已經來在面前，並且各個門，又都是關着的，實在也是不中用的了。

「喂！……這莊上怎麼沒有人呢？」

「這莊上……這莊上……」

他在這個的時候，他的全身是一動不動，他的眼，更是很可研究的。

「不要緊的，你只管照實說，爲什麼你獨自一個人在這里。」

「我……我……我是別村的人。在這里做路旁生意的。」

「你說！這莊上的人，到底怎麼了。」

他這才不得不說了。他大着膽子說：

「這莊上的人都害瘟疫。怕傳染了……不敢出來。有別莊上替他們預備的

東西，都在那個客店裏。那客店是沒有過瘟疫的。

兵士回去了。報告給長官。長官笑了。說：

「這那是瘟疫；明明是農人家害怕，不敢出來。眞是可憐極了。大家想想：這個現像，我們作軍人的，要蒙着多大的恥辱。我希望大家格外留心一點。切不可在這恐怖的村莊上生出事來。更有一層：這其中的內幕，有沒有危險；也難以預料。大家萬一有不得已必須出去的時候，不要放下各人的槍械。」

長官發令進店去，兵士整整齊齊的進去了。屠戶想：『這回我可得跑了。性命不是好玩的。這已經就是很饒倖，切不可再胡鬧了。什麼四十吊錢；什麼二十斤好酒；唉，算了吧！』

但是他們雖然進去了，兩個崗兵立刻安在門上；跑的事，仍然還是辦不到。他饒倖的心，立刻又灰下去，以爲總是完了。——只爲四十吊就完了！他很怕看見那

兩個兵士的臉；但是不由人時時要看到他臉上。又每次他看到他們的臉時；他們的四只眼，都正當的看在他身上。他又以爲這兩個崗兵，完全是爲他而設的。他窘極了，眼再不敢去看，身子也一動不敢動了。以爲一動，他們就要開槍了。

忽然又有一個兵士，手持着槍，自店裏出來，一直走到他的面前。他以爲這回……這回可眞完了。他全不知道這是一個和善規矩的兵士，只不過把幾個錢放在盤上說『二十個子的肉。』他這才略微的放下點心來，但終以爲他不是眞買肉的。又不敢不給他切。只好多多的給他切。切了，他自以爲還少再切，再切了。他仍自以爲還少再切，兵士的眼向那塊肉上一看，他便拿那塊肉來切，兵士以爲他是聽錯了錢數了。說：『我只買二百大錢的。』他便大着膽子極殷勤的說：『不，總爺，無多少，這肉是不要錢的。』

『啊！怎麽賣肉還有不要錢的？』兵士很驚呀的問着，屠戶却不敢往下再說

了。更惹得兵士犯起疑來。以爲這眞是奸詐了。於是他緊緊的握住他手裏的槍，作了預備了，同時他的臉上也變更了顏色。驚心的屠戶，也知覺了，便發起抖來。

『你當眞是個奸細了！』兵士握緊了槍，用眼定住屠戶說：

『我……我……』他只瞪着兩個眼，再也說不出話來。急得簡直要瘋了。他瞪着，瞪着，驟然間出人不意像一隻狗一樣，搶命似的，跳入關好了門的牆垣裏面。

他跳到裏面的時候，他自己要發現個什麼狀况；和裏面藏着的人，要發現個什麼狀况；是人人都可以想得出來的了。至於這個買肉，和崗上的這三個兵士，却都被他驚得呆了。急忙的吹起警笛來，頓時間全村上布滿了持槍的兵士。那個買肉的喘吁吁的呼喊着說：

『我看着不是個好東西！到底不是個好東西！這莊上定然都藏着匪徒、亂黨，那來的瘟疫！幸而我預備得早，沒讓牠反過手來。看看！他的籃裏！定然有手槍的。』

傷痕

渺世

心境變遷得這樣快，實在連我自己也有些詫異了；只說三年前在學校時，若是半點鐘沒得人和我談說，或是大可燃枝香烟在籐椅上躺躺的那一刻間，馬上在屋子裏來回亂旋，覺得屋中底一切都有些反常，非到外面去一走不可。其實呢，還不是在北河沿的柳堤上亂跑一遭，便是遇見幾個朋友，也不過邀我到他公寓裏枯坐一陣而已。這樣的，自然沒得什麼興趣，但每次還仍是在屋子裏亂轉，心受着「非出去一走不可」的鼓激，甚且還替自己排勸，什麼「就是呼吸呼吸新鮮空氣也是好的，」什麼「活動活動腿脛也很衞身，」這一類的廢話，非把我底脚送出了門是永不止息。現在呢，可不同了！除了機械地渡過每天工作時間外，長時的坐着，卻並不覺得從前那樣的煩燥，而且仿彿還微微的有些幽逸的感覺呢。不

過，一種如死的空虛是十分顯著的。

一串串的鳥音飄散在原野的沉默裏，一縷縷的烟痕升裊在遠山的空濛中。我坐在窗口，龍曈(狗名)舐着我底手，望着窗外碎片的夕照昏沉在原野的枯草上面，悠久悠久地，仿彿是不願再動的樣子，而終於是冥滅冥滅，直到不留一絲光痕爲止，——有如一頁經過彩光底染滌的霧幕，現今完全退了色的，——剩留了沉沉的灰闇和漫漫的陰霾混塞在我的窗口。迷惘裏，拍拍龍曈底脰，卻拍在我自己的膝上，——牠已到一張棕毯上睡着了。於自一種慣常的空虛又來游蕩在我底心上。一次次的增重，一回回的繁密，使我像病夫似的，慢慢的躺倒在臥椅上。這樣的，吸吸烟，吐吐烟圈，聽聽屋後楓林的密語，聽聽遠處羊羣的歸聲，直到眼睛迷失在濃厚的黑暗裏，而後懶懶的起身叫開晚飯。每天這樣的工課差不多沒有變動，除非是二十師住在這里的那幾天是個例外了。

* * * *

一陣陣的軍號不時地響起，英亮的回聲也繚繞在山谷中；一座座黃色的營帳綴滿了原野的各處；呼叫的喧嚷，笑謔的繁密，尤其晚上的燈光搖曳參動在荒原上，令人在這孤寂沉默的境地裏，很快的感到一種繁市的況味。我的遠近的鄰居也都跑來看熱鬧，間或還有些小孩，用口當軍號，奮興地，一排排的來回開步走，向後轉，並且居然還帶笑帶嚷的，——極不自然地——操着口令。我看得十分有趣，但我的龍𤘤却不很樂意，彷彿這與牠不合胃口，間時跑出去狂吠一陣；雖然他們毫不介意，但有時被牠鬧煩了，也會拿石塊趕牠逃進院子。

第二天朝上，我正預備上工的時候，一個兵跑進我的院子來了，他嘴裏喊着：「有人麽？」脚步却並未站定，直向我屋中走來。我回應說：「進來吧。」他進了屋子，用手把他的軍帽往腦後一推，帽子便斜掛在頭的後部，頗有些滑稽的樣子。這位

客人身材很高，眼光很和緩，並不像他適纔在院子裏那樣賊問聲音的粗暴，臉面極黑而且瘦削，不像是個十分康健的人，但他的語音卻是很高的，他問我說：「您這兒有閒房麼？給我們營長住三五天。」他說了便望着我，見我不即回答，仿彿使他記起了一樁事，隨卽很驟然的說：「我還沒……，您貴姓？」「我姓謝！」你就是二十師的弟兄麼？」「是的，我是三營的衞兵，」他很快的回對我，臉上現出想不到我會問他這句話的神氣，一面他又在提防着我的狗，——正在嗅他的風衣下面，打算找出些重新狂叫的理由來。我請他坐下，他便接着說：「你這兒有閒房沒有？我們營長打算借住三五天。」「好的，這兒閒房可沒有，除非隔壁一間書房，可以給你們營長暫住幾天，不過，最好拿你們營長一張片子來，」我正式的回答他說。在一種動作的表示裏，他立起來說：「好吧，一忽兒回您的話，」說着，便向外走去，還反身過來，拿軍帽起一起，當他唯一的別禮。

這到是想不到的無謂了！我初起以爲多住幾個人在這空寂的院子裏，定然要有趣些，殊不知天天要操着官僚式的言語，官僚式的動作互相酬酢着！不過，那個衛兵的奇怪的態度和特異的神色，倒引起了我觀察的趣味。——他整天的罵人，煩燥，粗暴，有時竟會使腿去踢馬的脚，雖然手裏握着馬鞭子，嘴裏罵着極可笑的詛語，「你媽的！你也泛勁兒！你亦不樂意！」他雖然這樣暴燥，但又處處幫助人家。有時同伴的背上有灰土，他便會伸手替他拍去，雖然適纔對他詛罵不久。我的狗時時對他表示不滿，有時牠跟着他狂叫，他卻毫不注意的在牠身旁走來走去，彷彿連聽也沒有聽得，甚或很高興地分半塊餅乾給牠吃。有時牠靜靜的睡在那里，他卻去踢牠一脚，或是罵一兩聲，匆匆的過去。有次我在路上看見他拉着人家小孩的手，爭問短長，滿面歡喜的幾乎有些忘形的神氣，同時又怪他的同伴問得比他多；譬如說，他的同伴問一個小孩：「你幾歲啦？」他馬上便要說：「你這小子！

你管得着這些麼！」這一類的煩燥，差不多每天總要重複十幾次。他雖然事事總有些兒暴和蠻橫，但同伴們對他是很好的，這是我從許多事情上看出來的，例如有次開飯的時候，他不在旁邊，同伴們都互相喊說：「留幾個熱糍給許大哥回頭別累他跳了！」

一天中午，東北的緊風把屋後的落葉，一陣陣的飄送過來；山中的岩石都嗚嗚地吼叫着；一層層濃厚的黃雲在空中亂擠，有的很飄驟的在遠山的峯頂上擦過，飛駛到天邊去，補塞那塊青綠的天空。山道上的驢騾也畏縮縮地走着，表示出將有大雪的暗示。

果然，不多一回，一陣陣的雪片飜飜蕩蕩的灑落下來，一回緊一回的，地上隱隱的積白了。那個許大哥似乎十分高興，在院子裏跑進跑出，我在窗口看着他，也覺得十分有趣。一回，他拿了三塊冷餅，很匆忙的塞在口袋裏，彷彿是偸盜似的身

手，跑出門去。我久就疑心他有些神經病，這一回的發見似乎格外是一個證明了，但我底好奇心並未能遏止，隨即也跑出屋子，走向院外去看個究竟。還未及走過半個院子，早見那許—大哥蹲在門口，彷彿和誰在那里說話。等他回厄看見我，馬上便站了起來，微微的行了個半軍禮，表示他尊敬他們營長的朋友。我不過是偶然的問說：「這兩個小孩子幹嗎的？」他卻很粗暴的喊罵起來了：「這小子！你媽的！你瞎了眼！要飯要到營部裏來了！滾！……」亦不知那個混蛋還給他餅吃！」那兩個嘴裏還嚼着餅的孩子，猛然吃了一驚，抬起詫異的眼睛望着他，慢慢的走開了。而後，那許—大哥才回答我說：「這是兩個要飯的。」我自然明白了他所以裝腔的意思，心中深深的感想着，望着那兩個蠕動在密雪裏的孩子的背形，漸漸的覺得眼睛裏有些空洞的酸楚，久久不能知道說了什麽好。

晚餐後，雪越發大了。四野靜靜的，只有窗外廊臺上守夜崗的兵士，來回的寂

寞的脚音。我坐在爐邊，雖然覺得今夜的燈光比較往時特別温柔和皎潔，但隔壁客人的房裏，時時透出一陣陣的鴉片烟氣和一股濁烈的、上等白丸的玫瑰香味，使人聞着難受，而仿彿像要嘔吐似的，胸中十分鬱塞，頗想開開窗戶，放入些清冷的空氣來。繼念窗外正有崗丁站着，開開窗未免使他侷促，而且雪下得那麽大，於是打消了這個念頭，重想出一種抵抗的方法：立即把門關上，抽開木盒點起一枝雪茄。動作上雖做得這樣完備，心感上卻仍是覺着不快，似乎連安坐都反了胃口似的，立身起來，低着頭在屋中來回的盤旋。經過很久之後，漸漸地，煩亂的情緒才清稀些，窗外的崗班也已換了那許大哥了。

窗前桌上，我正定神的坐下，抽取一本羅蒂的海浴預備翻讀的時候，那許大哥的緊急的嗆咳不住的在窗外衝發，又使我記起白天的那樁事情，而在一種憐恤的注意中，細聽着他不斷的嗆咳，步聲和自語，微微地激起一種奮感來：「抽罷

烟丸的營長，爲什麼定要凍一個人在風雪中，維持他夢中的安舒呢？」但大半的心意仍注意在衙外崗丁的身上，還很衝動的，心想着，打算叫他到屋裏來煖煖。我悄悄的聽着聽着，聽着他因爲怕咳嗽的太高驚擾了安眠的營長，躲到廊外的院角裏去抑遏，了結他的嗆咳聲，我聽着他像夢囈似的在我的窗前重複地自語着：「爸爸……餅！……爸爸……餅！」而且還學着女人的嗓音「三斤穀子！」雜着一陣陣的嗆咳猛力地緊頻着。我悽然，恍然地覺悟他心靈裏陰藏着的沉重的創痛了！明白他平日的粗暴，蠻橫裏所含的呻吟了！於是我再也忍不住，決然的立起，找得了幾十粒止咳丸，走向廊上去！在他面前，我儘力遏制我的情感，淡淡地說：「給，這是止咳丸。」他聽了木然的站着，臉上現出似苦笑而非苦笑的一種說不出的驚惶神色，眼睛怔怔的望着我，伸出戰抖的手接過藥丸，嘴裏像未發出聲音似的重複着，「您……好……驚擾了你……，」眼淚也跟着他破碎的嗓音，一陣陣的

灑落，——他的傷痕迸裂了！

於崤山中——時三營東調後五日。

海的渴慕者

孫俍工

一

黑暗只是緊緊地壓迫下來！

在帶着夜色的海裏被晚風吹起幽鬱的波浪，打在被用了不知年代的石所砌成的海岸上發出一種又悲抑又激奮的聲響！

一隻海船，飄泊在洋面，漸漸變成了一團黑色的影，一忽兒便消滅於朦朧的海霧中。

「先生……先生……可憐……」

一輛汽車嗚地一聲從海岸上飛奔過去了。

幾個活動的小影團，在汽車後面所冒着的塵土中跑着，而且用了微弱的聲

音叫喊。

汽車去得遠了。

海岸上只留得一片沉寂的死的夜。

「喂，喂，敲他，敲他這瘋子。……」

馬路旁邊一叢小草裏面，有一個影子顫動了。

那幾個小影在黑暗中藏藏躲躲地拾了土塊遠遠地朝那小草裏面顫動的影子拋了去。

那顫動的影子愈加顫動了。漸漸長成一個木樁似的東西豎在平地上。

幾個小影早已消滅在那被夜色緊緊壓迫着的矮小的茅棚子裏面去了。

他機械似地伸展他底疲倦的腰部和他底酸痛的手足，抓搔他底頭髮，好似有許多的事物攢聚在他底心底裏，待他去應付，去解決的樣子。他四面顧視了一

會兒，什麽影兒也不會看見，只覺得大地上夜氣底壓迫沉重到萬分。他於是慢慢地移動到馬路中間，站着。驀然間一輛汽車從他底後面地方開來，爍亮着眼珠，大聲地吼鳴，如猛虎撲人似地，掠過他底身旁。這時那幾個小影團已躱藏在那茅棚子裏，再也不敢出來追着汽車嬰叫或向坐汽車的人乞錢了；只他一人獰視着車後的紅色燈光一直開到濱海的一個旅館門口打止。

「你，你們，你們在黑暗中橫行的你們，你們倚仗黑暗底勢力做出一切惡；倚仗着黑暗底勢力發揮你們底獸性；……你們，野獸似的你們，你們要到幾時才罷休呢？……好，我知道你們詛咒人道，但人道從此決詛咒你們！我知道你們擯棄慈愛，但慈愛從此決擯棄你們！我知道你們厭惡光明，但光明從此將攝取了你們底生命！你們底末日快到了，你們等候着你們底死罷！……」

這樣奮激的思想連接不斷地發生在他底腦子裏，他全身幾乎抖戰起來。忍

不住要把炸彈向着那汽車裏面摔去，如果他有那種工具；然而他終於忍住了。他走到沿海的石砌的堤上。想在夜色朦朧中探望海底眞象，但只有黑沉沉的煙霧籠罩在上面，雖一波一浪都看不出來。

二

風聲只是呼呼地吹來捲起大地底塵土；雖然烈火一般的陽光射在地平線上幾乎全失掉了彼底力。他一絲不掛赤裸裸地躺在一個菴子底旁邊的馬路上。從這馬路一直往東走去，經過一排矮小的茅棚，便是海岸。這里雖當着馬路，但平時沒有汽車經過的時候總是寂靜的。菴子底四周圍繞着竹籬，棲在露出竹籬的洋槐樹上的晨雀，迎着朝陽吒吒地叫着。他醒了。

他好似覺得四圍充滿了死一般的鬱悶、愁苦。他覺得那茅棚上面所突冒出來的炊烟只是人間一縷一縷的愁苦的絲，正在向空中分佈着，魚網似地蒙蓋着

人類底一切，——過去現在而且將來。

『……只有人們看不見這個，並且知都不願意知道！就是知道了，或者眞地看見了一件事實，只裝着不知道不看見的一樣；犯不着知道！更犯不着看見！愈能把在眼底或心底所留得的一絲影子一星兒映象竭力使彼趕快消滅一點便更好一點！……』

他只是興奮地想着。

一輛黃包車停住了在菴子門口，一個婦人手挽着香籃從車上下來；伊從衣袋裏掏出錢來給車夫，伊又丟了銅子一枚給俺臥在那地上的他，伊很誠謹地進了菴子。

『給你銅板呢！……還不要？……』車夫大聲叫醒他，蹴他底足趾。

他並沒有理會他們。他以爲他們那種被外界支配着的舉動是失掉了他們

自己底意識的，他覺得非常可憐！他心想告訴那婦人他很知道伊是帶了被神祝福的使命和希望而來的；但是伊缺乏祝福為了被伊所忘掉的人的誠意。伊只是為得要求自己底幸福纔費掉伊底銅子。伊那能為了被伊所忘掉的人底幸福而破費伊自己底萬分之一的所有。伊生活在這樣的情形裏面，被利己心蒙蔽了伊底本性，將要被正誼底詛咒，被人道底攻擊，應得見棄於人類，死亡將撕碎伊底靈魂。……然而他畢竟是一個幻想。

菴子裏的鐘聲；帶着多少懺悔的聲音傳到了空中，接連又是爆竹的聲響。

車夫也走到菴裏面去看那個鄭重的頌禱去了。

伊底懺悔只向泥塑木雕的神前，是空的。神如果靈驗也應該體諒了人底意志，懲罰伊底——而且一切人類底——詐僞，自私自利，以及一切的罪惡；萬不能因此便蒙了赦宥。……伊只能而且應該向人底前面悔過；只有人就能體諒人，容

許人底誠心的改悔。伊偏不這樣，偏偏要去見好於神，卻不怕違了人類底意志—伊底——而且一切人類底——罪惡，這樣，所以萬不能得蒙赦宥。不但人就是盲目的神也不應該盲目到這地，受了伊底詭詐。……

他想到這里，又不可耐了。立起來想跑進菴子去吐棄伊底顏面，滅裂伊底肉體，撕碎伊底靈魂。……

婦人頌禱完了，正從菴子裏出來，撞着一個赤裸裸的男人，站在前面，幾乎攔住去路，羞得伊兩頰通紅，連忙偃着那車飛也似地跑了。

他復行走到那婦人丟錢的所在。一枚銅子仍在原處，發出一種暗紫色的光，射着在人眼裏死冰冰地。

三個衣服襤褸的小孩，從那茅棚中走出一直向菴子這頭飛跑而來的，前面那個拾起那銅子又跑了回去，接二連三地回顧他，顯出嬉笑而又害怕他追趕的

樣子。

他無事似地一點也不理會那小孩。

人們是騙子。騙子底工具就是金錢，而且並不需多少，只這銅板一枚，縱少已把慈善家底頭銜騙到手了。他們平日都看不起窮人，惱怒貧家底孩子如同穢濁的小犬；奴婢貧窮人如同驅使牛馬一樣；他們都是以爲他們自己底威權原有這樣，原是應該的，一點也不爲過！爲什麽心願從他們自己衣袋裏掏出銅子來丟給別人？倘若不是他覺着於他自己有了十倍乃至百倍千倍的利益比較於他所耗蝕的！

他底腦子只是在那里發熱，不平的思想如潮水一樣地湧沸而來。他起立了又躺下；撒開他底手和足，又縮緊他底腰與膝；想密合着眼簾緊塞着耳腔，甚麽也不願意看，什麽也不願意聽，但一切世間所有罪惡和不滿却影映了他底眼，充塞

了他底耳，而且攢聚在他底心頭，不能消散。

他聽見樹上的風聲以爲是人化作了猛虎在那里吼叫；他看見地上的樹影，以爲是猛獸眞地張牙舞爪來撲他了；他覺着居在人間的恐懼比幽處在黑暗的地獄裏還要更可怕！

他又立起來而且走動了。行路的人望着他一絲不掛，用了十分驚異的眼光注視他，好似在他身上發現了一些奇蹟。

他經過一排茅棚子直達海岸上。

他看見了海，手舞，足蹈，大聲地叫喊，在岸上狂奔，仰天呼唱，又俯伏在岸上吻着地上的石與草；他放聲憨笑，又掩面哭泣；他又沉默地數着海中的波，一波一波……層層疊疊，無窮時盡一直到不可見的天邊爲止；他以手做擁抱的姿式，想要把海擁抱在他懷裏；他張開口盡量呼吸，吞咽，想要把海吃了下去；……但是他疲

倦了，他從極痛快而又極悲哀的情境中覺醒過來，又睡去了！

誰能斷定他在睡夢中所過的生活呢？

三

「什麼人從我底身上踏過？我底頭，我底手，我底胸口，一直到我底足趾尖上，都被你踏破了呢。你看我底血……？」

他用了激怒的聲音問。但是他仍舊躺在原處，一點也沒有移動。

他好似在朦朧的夜裏看見一個人影又逼近了他。

「你是誰？你怎麼……？」

人影只一瞥，便又從他底身子上踹了過去，躲藏在黑暗裏面去了。

「哎呵，我忍不住我底痛了！」他自己覺得那個情形十分險惡，但終於沒有說出聲。「你是誰？你怎麼不說話？……你怎麼無端地從我身上踏過？……你怎麼

踏了我一次又踏我二次？……」

人影又從黑陰中出現行且逼近他，他怒了。

『你又敢來踏我第三次嗎？我要把我底血灑在你底身上！我要……」

『但是——我不是踏你的人，第一次踏過你的是你底父親，第二次踏過你的是國家；我不是踏你的人，我是愛你的……」

人影在陰暗中顯得鮮明一點了。

『什麼？』他仍是帶着怒氣，『我沒有什麼父親！也沒有什麼國家！也用不着人家底愛！我只是我！獨立自由的我！……有誰來踏過我底身體的，就是我底仇人，我必得把我底血灑在誰底身上！我必不赦宥的！』

陰暗中的人影彷彿有了三個，或出或沒，他覺得他已在被擺布被包圍的境地中，他恐懼得非常，他又惱怒得非常！他想奮起去同那影子抵抗，但是他不能，他

只能躺臥在鮮血流洼的處所。

「我，我生你的父親也……？」第一個影子逼近了他。

「你嗎？你是最先踏破我底頭，我底胸口，我底全身使出血的，你能說是我底父親？……仇敵！仇敵！你看我流出的血多少？」

「但是我，總是生你的……」

「生我的？——你所給我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日子？憂愁，痛苦，罪惡，……也能算是我底生命麼？你，你在無意之中生了我，我却有意地不給我自由！你死死地把你底口，你底耳和目，你底手和足，竟至於把你底全身體蒙蓋着我底身子，你竟以爲是你做父親的底責任！你用了對待仇敵般的威嚴，用了對待牛馬般的權力驅役我底精神，你竟以爲是你莫大的恩惠！你願我終身做你底奴隸牛馬，你願我終身做一個有肉體而無靈魂的活屍？你總不願意我在世界上做一個人！……嘻嘻，最

先踏過我底身體的你，你對待我同對待你底仇敵有什麼兩樣？』

他說到最後這句話，發出一種又恨又惱的苦笑聲。那影兒站立住沒有逼近攏來。却有點慚愧的樣子了。

『這樣的生活，』他繼續地說着，躺在血坑中並沒有移動。『這樣的日子，我以前過去的，我現在整數還給你，我以前同你的關係，我現在也一切同你脫離，以後也永遠不再發生！踏過我底身體的，便是我底仇敵，仇敵我是不赦他的；我要把我底血灑在他身上。你，還說是我底父親？你看我底血呀，是誰使我流掉的？……』

他底手足上所流出的血在黑暗中浪花般地激濺起來又雨點般地落下。

那第一個人影消滅去了。

『我，我保護你的國家也……？』另一個影子又從黑暗裏面顯現。張牙舞爪好似要攫取人的樣子。

「你嗎？我詛咒你，萬惡的國家！你也是踏破我底頭我底胸口，我底手足，全身，使我出血的。保護？你看我多少的血是爲你流掉的！你底職務就是使我，而且大多數的人流血的麽？流血成了你底正誼！你豈不是爲流血而纔存在的萬惡的你，我詛咒你，我厭棄你如同厭棄穢濁一樣！我願你永離現世不得再見天日底光如同惡魔一樣！我願世界上永遠也看不見你底影子，永遠也聽不見你底名字底聲音！

那影子徘徊地立着沒有前進，也沒有退後。

「嚇，萬惡的國家，你還不服嗎？你還不早早如同魔鬼一樣地消藏在黑暗當中？你還以爲人類底血沒有爲了萬惡的你而流掉淨盡嗎？……我底血整數還給你去！萬惡的，……」

他底全身所流出來的血在黑暗中浪花般地激濺起來又雨點般地落下。

第二個影子又消滅去了。

『但是我——』那第三個影子又出現在他底前面，對着他笑；走近他身邊，撫摩他。

『你是誰？』他問着，但馬上從心裏認識得是伊了。

『我是——愛——愛你的。』

眞地是伊了！他心裏想着，但並沒有回答伊的話。他心想伊已經跟了很闊的人戀愛去了，怎麼現在又來到這里呢？他心想伊平常厭惡他比陌生人還要厲害，伊常常呼他做乞丐，駡他做瘋子，現在何以竟說是愛他？何以竟走攏來撫摩他？

『呸，狡滑的狐狸，你不要再把那虛假的愛來騙我了！』他奮怒地號叫。

『但是，我——』

『對了，你，你使用你底虛假要到幾時才罷休呢？我不願意見你那樣的態度：諂媚，偽飾，欺詐，殘忍；却用了愛做你的假面。世界上那里有愛而且那里用得着愛！

用愛來改造世界，用愛來救人類，這都不過是好聽的名詞！我詛咒愛！我詛咒更用愛來欺騙我的你！你跟着你底戀人去罷！你應永遠離開我！」

伊哭了。

「你哭泣？你爲什麼哭泣？我不相信你也有哭泣的必要！我不相信你哭泣就是你底愛的表現！我更不相信你底哭泣是爲了人家，你底眼淚是爲了人家纔流出來的！你原是一個善於哭泣的，你底哭泣原不必有什麼不得已的悲哀！……」

伊哭泣得更厲害了。而且在哭泣的聲音裏含得有多量的奮怒。他這時的厭惡的心情也越發添加了。他心裏想他和伊早已決裂，此刻更不是妥協的時候，索性奮怒罷，現在的人類是値得奮怒的，而且也止有奮怒，無論誰對得誰都是一樣。

於是他又開首把他所流出來的鮮血，向空中灑將去；這時黑暗和影子一切都消失了，大地變做大明的世界，血珠却化作了粗硬的塊子打落在他自己底身

上他驚了一跳便立起來站在海岸上幾個衣服襤褸的小孩連忙丟了土塊從他身邊跑去，嘴裏還在那里大聲呼着：「敲他敲他……瘋子，瘋子。」

他站立在海岸上路定了一定神，認眞地注視着海中的波浪底起伏搖蕩，他醒了。他完全從睡倦的夢中清醒過來了。

誰能說他在夢中所過的是非眞實的生活？誰能說他在夢中所過的生活不強勝於被詛咒的人間底生活呢？

四

他並沒有回答。只睜着眼珠望着他周圍的人，那些人在他的眼光中看來，個個都露出一種獰惡的面孔。

「你爲什麼好好端端的一個人會發瘋到這樣，連衣服都不要穿呢？」署長又帶了嚴厲的口氣，重複地問着。他回頭又問那站在旁邊的巡警道，「唔，你帶他

來時，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情形？他是這樣一句話也不說的？……唉，他眞是這樣連褲子都沒穿便在街上走的嗎？……』

『是的』巡警答道。『他雖是這樣！現在這個樣子，一點也不差！我正在大街底入口處站着的時候，只見對面一大叢的人湧了上來，起初我還嚇着，以爲是發生了別的變故，連忙向前想去攔阻；最後才見他被圍在那中間。連褲子都沒……』

『你看何等地野蠻！你這個樣子！』署長打斷巡警底話，緊瞧着他身上不轉眼。

『所以，他褲子也沒穿，我就把他帶來署中了。當時他並沒有說什麽同現在一樣。』巡警補足說道。

『旣這樣——那麽……』署長用了十分考慮的態度說。『好罷，你們權且好好地看住他，回頭等醫生來診治了再說。』

一間又黑暗又汚穢的房子，四面用了鐵桶似的牆壁圍繞住的，裏面藏有多年未曾掃動過的塵土；那塵土中間臥着一個赤條條一絲不掛的青年，黧黑的顏面，蓬鬆的頭髮，成年累月的汚垢附着在他身上成了豹花一樣地斑點。

他安靜得非常。他除了睜着兩眼望着墻壁上端一個方尺來大的窗子所射進來的光線，簡直一動也不動。不過他對於光線幾乎用了同分光鏡一樣的效力的心在那里起了分析的作用。他好似以爲那光線是極不純粹的。那不全是光線，那不過是世間罪惡底反映。所以小窗射進來的光雖是很有限的，但終於把人類底全體看透了。

「唉，人類竟是這樣，也難怪他們竟把我當作野蠻……你看，詭詐，虛僞，竟如微塵似地充滿了這光線！我想在這光線底下再也尋不出一個不受了詭詐虛僞底支配而生活着的人。這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我想世界上最野蠻的莫過於猛

獸把人類當作美味一般的東西吃盡了去。……不，這還不見得眞正有這樣可怕的事情出現：猛獸眞能够吃人，這是不錯的；但是不見得就能把人類統統吃盡了去。可憂慮的，眞正值得憂慮的，並且非趕急設法防止世界人類簡直要不了的，正是在人的這個範圍以內。……嚇，你若是要問我這是從那里看出來的？那我就可以老不客氣地答你一聲，我就是從這光線裏看出來的。我先前以爲是只有黑暗裏就很危險，很可憂慮，我現在卻完全看出來，光線中的危險比黑暗裏還要多，還要更可怕。但——我很不解，在黑暗中的危險也許還有人正在爲彼而憂慮着：至於在光線裏面的危險可怕，爲什麼就沒有人把來當作一回事了。眞是不知道有危險嗎？還是明知道有了危險是不能免的卻當作平安般的路途坦然地走將去呢？……這都不見得算是猜着了罷，他們根本只是住在光線裏面便放心了。這都是沒有把光線分析明白的結果。你看這光線裏不是明明白白被危險的塵粒充

塞着，比這還野蠻也沒有的了；殺頭，絞死，槍斃，就地正法，革殺勿論，一切慘酷的刑法，你能說猛獸有這樣野蠻麼？殘忍，妒忌，狡詐，吮吸人家底汗血，剝剝人家底脂膏，一切狡猾的行爲，你說猛獸有這樣野蠻麼？……』

他，獨自躺在地下自言自語地正在說個不休，那房子旁邊的門忽然開了。兩個巡警跟着一個醫生站在門外。

『唔，空氣太壞，帶他到外面來罷，我不能進去，唔……』醫生說着，不斷地搖頭，並對那兩個巡警呶了一呶嘴。

兩個巡警從黑暗的房子裏把他扶出來。

醫生握着他兩手把脈搏試探了一會，一面打量他底身體從頭一直望到脚上。

『唉，——危險，……』醫生用了十分驚歎的語氣說道，仍是搖他底頭。

『怎樣？』一個巡警問，很匆遽地。

『脈搏快得厲害！而且全身發熱，』醫生說，裝出很着急的樣子。『這怕是熱症！這怕有一股熱氣猛攻着心部，以致精神恍惚，失了感覺……』

『那末診治的方法呢？』兩個巡警齊聲問。

醫生用一種緩慢的語調答道，『……診治的方法，有的，有的。但是——也不必過於阻塞，使他內部的血液流行不暢；也不宜於盡量地發洩；……總歸一句，照目下這個樣子看來熱藥固然不可用，就是涼藥也不能再多吃了。』

『那麼還是怎樣一個方法呢？』兩個巡警都十分地焦急。

『好罷，回頭去同署長商量好再定辦法罷。』醫生說完他底話，便同那巡警走了。

這里依舊只一個赤裸裸的他，依舊躺在黑沉沉的地板上，繼續着他腦海裏

的幻想。

『哦，對了！』他忽然表示一種憬悟的樣子向着空中說話。『不錯，一點也不錯，你們說我是野蠻的，原來就是因爲我底全身體發熱，我底心部有一股熱氣。那麼自以爲不野蠻的你們底血自然是冷的，這是毫無疑義的了。……不野蠻的你們，你們把殺頭，絞死，槍斃，一切慘酷的刑法，當作你們底正誼；你們把殘忍，妬忌，一切狡猾的行爲，當作你們底美德；那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哈哈，醫生底見解眞不錯！不能使血液流行不暢，也不宜太發洩，這種藥方，把來投入了你們底腦中，化合成了你們底一種不冷不熱，不生不死的思想，這實在是難怪的。但是我，決不會吃你們底藥方，決不會受你們底欺騙。你們想要把我也弄成同你們一樣的腦筋嗎？我絕不相信你們有這樣的魔力。你們以爲把我安置在這個黑沉沉的小房子裏就會使我有同你們一樣的動作嗎？我絕不相信我自己會墮落到這地步。我

有我底你們從未曾夢見過的心，我有我底你們從未曾夢見過的自由。我知道你們或者也要說，你們也是有心的，有自由的；但是你們底心是冷的，死的；你們底自由統統被國家，被法律，被無理性的強權與習慣把來剝奪去了；哪能算是「有」呢？可憐的你們呵，你們底肉體精神都是幽囚在十八層深的地獄裏還是自鳴得意地活着的。你們底身體精神已經成了國家底奴隸，法律底俘虜，成了你們底父親底私有品玩藝兒，成了你們底妻子底寶貝，玩物，還說你們是得到人的生活的，你們這樣的欺騙狡詐的人生要到幾時才終止呢？可憐的你們呵，我可憐你們為你們而悲哀如同悲哀一隻迷了歸途的小犬；不，不，你們底脾氣並不如小犬的頑馴；你們那種狡猾獷猂的行為，簡直不如把你們比作凶狠的豺狼還恰當一點，或者你們底私慾，利己心，比豺狼還要凶狠那我就沒有什麽可比了。但是你們自己竟公然把你們認作人類。唉，人類是這樣的，那我就不但一點也不寬恕你們，一點也

不可憐你們，而且要把你們如污穢般地厭棄，如蛇蠍般地避免，如惡魔般地詛咒了。人類，這樣，誰能說這不是一樁極可憂慮的事！你們，被厭棄了的，被避免了的，而且被詛咒了的你們，你們竟把我幽禁起來，但是我天天所盼望着的海，你們是關彼不住的。我底精靈正同海接吻，正擁抱着海在我底懷裏；正在熱烈地唱着海之歌。……」

五

在天色黎明的時候，他從那菴子旁邊草茅中爬起來，一直跑到海岸機械似地做着他崇拜海的工作。這是他從警署逃出以後第一次。

他照樣對着海手舞、足蹈、狂奔、叫喊、歌唱、哭泣、欣笑、呼吸、擁抱。……在他腦筋中弄得海波洶湧沸天旋地轉的時候，他底工作可算完了；他沉默了；他靜止了；他便仰臥在他靜止的所在。有誰能說得明白，這時的他底心中是苦或是樂，是悲哀或

是喜悅抑且是夢或是醒呢？

紅日從海底懷中露出半邊的時候，黃金色的光線透過早晨濕薄的煙霧中照在大地上，於是他底身體慢慢地移動了。但這時他還是躺着的，只一雙帶了希望的光彩的眼球望着太陽一步一步地滾上來，雖然太陽光反射的力怎樣強，他還是用了不可思議的力量睜着他底眼簾，好似想發見那中間的神秘的事蹟。

『光，値得讚美的，還是從太陽初時發出來，沒有經過了映射入間一切的時候；』他腦筋裏照常發出奇想。『只有這時候的光是眞實的，是純潔無比的，是溫和慈祥的，眞地値得崇拜，値得讚美。但是……』

他轉旋他底身體，使眼底光線同太陽底光線直射的方向，但他仍是側而臥着的。

『但是一經把人間一切反射入去，滲糅在光底分子裏。……』

他興奮地爬起來，立在海岸邊一個亂石堆成的較高處，望着大野上所有的一切：房屋，田園，大小的人，空中的烟霧，……眼睛望到那里，手也指到那里，最後發出一種痛恨的歎聲，依舊跑到原來躺臥的處所望着。

「何等地可怕呵！死一般的罪惡，佔據了光底位置，戰勝了人類了：人是生活在罪惡裏面的東西，人是必須帶着罪惡纔能生活着的東西；你們把崇高淸潔，和靄慈祥的光中，滿佈着可怕的罪惡；你們還用了狐狸一樣的狡猾的態度互相尊崇，互相憐恤，互相寬恕：這樣互相驕誑的生活着卻一點也不覺得什麼似地反相安了。……這樣，你們還不應得詛咒麼？……唉，唉，如果你們不怕我，不把我當作異樣希奇的人看待，不幽禁我在一間黑暗的房子裏；你們不故意同我隔膜，我也許要問你們了，你們為什麼把罪惡當作你們唯一的天職，同你們底生命相維繫，永遠也不能解脫呢？你們或者要說這是命運不可躲避的。對，不可躲避，誠然不錯；但

是也不能反抗嗎？我相信你們能夠負擔罪惡過了你們底一生，斷不能連一刻工夫反抗罪惡的力量都沒有然而你們都不願意把那一刻工夫的能力拿出來，你們卻只樂意在這罪惡的人間浮沉着，永遠浮沉着；你們卻只樂意在罪惡的人間輪轉着永遠地輪轉着。……」

這時馬路上的遊人，漸漸地在那里幌來幌去，或進了海濱大旅館，或駐足在臨海的堤岸上，這是在每週的星期日都有這樣的光景的。

三輛汽車接連地飛奔過去了。

一羣襤褸的小孩，跟着汽車後面的塵土連叫帶喊地跑將去。

幾個苦力正在馬路上工作着。

兩輛小車放在馬路的旁邊，兩個車夫在那里閒聚着，並且用了譏訕的口氣評論着馬路上來往的男男女女，有時粗野的笑聲惹得他無意中的一個注意。然

而暫時以後他又繼續着他底幻想。因為他以為眼中所見的連路旁小草被惡人踐踏，樹上枝條被惡人攀折，幾乎都是人間罪惡底表現；人間除了被詛咒，還能得到什麼呢？但是人們却把他們自己錯認了在崇高、尊貴、美好的位置裏，正在笑罵着他底舉動思想是無意識，是悖謬。

太陽已高懸在空中了。

熱烈的光線中滿佈了錯誤的微塵。

有誰能辨別得出生活在這光底下的人們同生活在黑暗中的一樣都是帶着可怕的永遠不可寬恕的罪惡而生活着的呢？

六

『不錯，我現在的生活很安適，快樂！但是你何以要自苦到這地步呢？』那人問他道。

『唔，複雜得很！你能够生在這地面不怕污損了你身體的衣服嗎？……哈，對不住你，……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關於我底新近所發現的奇事。』他拉着那人走到海岸盡處一個背着人眼的處所坐着。

『好，好得極，我很願意同你談談。聽聽你底意見。原來我們倆自從中學畢業分別以後，到現在不覺得有了幾年。以前我只想我們永遠再也沒有在一塊聚談的機會了，今日遇着，實在是意外。……』那人很鄭重地說。

『這實在全是眞的』他接續着那人底話說道。『但是我急於要問你的，就是我家裏現在對於我怎樣了。你可以告訴我麼？』

『現在，到沒有什麼，好似已經把你忘掉了。』那人說着，很用力地注視他『但是當你底衣服在河邊發見的那日，大家都相信你必然是投河死了，你家裏的人都爲你悲傷到死去活來的境地。那曉得你走到了這里！實在是料不到的事。就是

現在看見了你我還說不定，你不是死人？……」

「也許是眞的！」他急忙地說。「以前的那個我麼？實在是死掉在那河水裏面了，當三年以前。但是我想我底家裏也不見得爲我而悲傷得那麼利害！」

「眞之至！我絕不說謊話。你要想當日你底父親以及你家裏的人對於你底前途存着多大的希望！他們都倚靠你做他們生活底保障的。」

「那——他們是看重自己底利益，並不是看重我。所以他們當日縱有什麼悲哀，也並不是爲我，只是爲了他們自己底生活上失了保障罷了。如果我對於他們祇是一個平常的兒子，對於他們什麼大家族主義一點也沒有什麼幫助，那就我眞地死了，他們能有什麼悲傷的心情發露呢？我想不待到現在，早已忘掉在九霄雲外去了。」

「這都是你底神經過激的意見，」那人不大高興地說着。又覺轉語氣問他

道。——

『但是我到要問問你，你是幾時走到這里來的？你剛纔說你近來有許多新發見，你可告我？』

『幾時？』他很緩慢地說。『就是那時。那時的我不知怎樣一回事，總是不安定。總是覺得我周圍的空氣有點不佳。我受着四周底壓迫，一天沉重一天，幾如死刑底宣告臨迫在眼簾一樣，危險到了萬分。所以我當時就問了一問我自己；你心願在這樣的環境裏這樣地生活着嗎？我底靈魂便大聲叫了出來說不。但是當時我底肉體因爲利害的衝突有點反對。心想如果讓靈魂底主張占了勝利，肉體底快樂將要犧牲到不可限量。寧可靈魂屈伏一點，根本上可以保得肉體底安全。我知道，這個時期很重要，這個時期是我底一生的難關，是我底靈魂和肉體生死的時期。我要是救了肉體便顧不得靈魂；要是救了靈魂，便顧不得肉體？這豈不是一

個大大的難關？但是後來我終於決定了。我終於尊重了我底靈魂底生活，捨棄了我肉體上的榮華，娛樂，一切。我把衣服靴帽，脫在河邊，歸還世間種種精神上的束縛。使世間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某死了。眞地某某實在是某日底某時死了。現在的我，是得救了的靈魂，是未死的靈魂生活的我呢？你認識我嗎？」

「…………………」

「我很知道，而且十分懂得；世間的人都是只顧着肉體底生活，而不顧靈魂底生活的；我明知道我這種主見犯了世人底大忌，世人都會用那平日最狡猾的使倆對付我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世人都把我當作異樣的東西看待，他們說我是瘋子，是狂人，是野蠻；他們笑我罵我，把我鎖禁起來，說我得了最危險的病證；幾乎獻盡了他們底醜態。我底好朋友，你覺得怎樣？你將怎樣？你從前同我接觸過，你現在又正接觸着我了。你總能答覆我的，如果你能不同世人一樣，用了肉體的

眼光看我，我卻用靈魂同我接觸着。』

『…………………………』

『我近來的生活，只是夢一般地過去了。我底新發現，也只是一些可怖的夢。我覺得好好端端生活在這光線底下的，沒有一件眞正活着的東西；反倒草木與鳥獸底生活較爲有意義。』

『你以爲人類究竟應……？』

『唔，我以爲人類究竟應該跳出在這個圈子以外。』

『你對於世界都否認了嗎？』那人追問了一聲。

『對於現在這樣的世界實在不值得再留戀了。』他仍是緩緩地說。『現在這世界裏找不着眞正應該存在的東西。一切，都是不應該存在而竟存在的。』

『國家也是——？』

『你以爲國家所給與人們的是什麼？是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麼？是當兵與納稅的義務麼？我希望你用你底靈魂回答這話。是的不是的。如果說是的，那末這又有什麼利益？是被選出的那些貪如狠猛如虎一樣的官吏嗎？是被蹧蹋在戰場上面的那些堆積如山，流注成河的骨與血嗎？稅是應納的，不錯，但所養活的又是那一種人？貧窮的人家，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小孩子如小狗一樣的，不能受教育，甚至不能過活，有誰照管呢？這也能算是國家底恩惠？如果說不是的，那國家所給與人們的又是什麼？我希望你用你底靈魂回答這話。』

『家庭也是——？』

『家庭麼，什麼，仇敵聚會的場所罷了。……人與人的關係，在倫理學家看來，卻是道德底源泉。他們把平等，互助，博愛，……都編入了德目，說說也還響喨。但實際上人與人只是金錢的關係。否則，便是仇敵。家庭的基礎便是建築在這個普通

原則上面的。許多的人，拋棄他底有用的光陰不惜，丟掉人間應做的事業不做，竭力地爲家庭賺多量的金錢以博得父母底歡心，就是依了這個原則的。然而我們能承認這個原則應該存在——不呢？』

『那末男女底愛呢？——』

『許多人爲了愛跑到死那一條路上去，這是眞的，但是我不相信現在一般男男女女口頭的愛，當作時髦一樣在那里流行的，說是應該存在而存在的了。……伊，你是知道一切的。伊原先同我怎樣親切！誰能料到伊後來竟至不了解我到那地步？伊如果眞正萌芽了新的愛，那是我底希望。但是我相信伊底愛原只是口頭拿來說說便可以，決不能永久存在的。伊現在怎樣了？跟着闊人的生活一定很豐富愉快罷？……』

『聽說伊現在又脫離了那闊人逃走了！』

「這都是人類底不幸，我偶然說中了！但我並非爲那富於誘惑力的闊人叫屈，人類似這樣活下去，卻把互相欺騙當作了唯一的正誼是不了的。」

「那麼你對於文學……？」

「我不是文學家，也並不懂得文學。但我絕不相信歌唱些什麼花呀，鳥呀，安琪兒呀，就算是盡了文學家底使命的。我絕不相信把人間多少罪惡和苦痛當作幸福和樂利，一樣地謳歌，或是把比地獄還黑暗的社會硬當作天國一樣地讚美了就能算是盡了文學家底責任的。」

「那麼你是個懷疑派……」

「不是，我不是懷疑派，但是也沒有什麼可相信的東西，在我底感覺裏。」

「那麼你對於古代的也——？」

「古代，過去，一切，都是死物，腐蝕了的髑髏。可怕，是用得着的；留戀，實在不應

該。……』

『那麼我們應該的究竟是什麼？』

那人立起來，用了十分不心願的語調急迫地追問着；目光緊緊地釘住他。只等他回答一聲是什麼，他立刻就要跑開這里了。

『應該，』他也站立起來了。但他的態度反到不似那人底急迫。『惟一的，就是跳出這圈子。』

『那——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了。』那人離開了他，去了。回頭又補足一句說。

『我認定你同我相隔太遠！』

他走向前去拉住那人說。

『這都不要緊，太遠，你只要願意接近我，就親密的了。我告訴你，你如果捨不得跳出這個圈子，你不但找不着你應該做的事；而且你也決不會有去找你那應

該做的事的心。因爲現在的人已經都被那些麻醉劑，麻醉到極頂了。榮譽，禮教，金錢，富樂，尊貴，……一切已把人們底心麻醉住，失掉了作用。現在他們不是正在那里罵我作瘋子，狂人，野蠻嗎？可見他們麻醉的狀態已經到了程度。你現在還要站在那個狀態裏去找你應該做的事，豈是可能的！……』

『…………………………』

『現在世界沒有眞正應該存在而存在的東西。所以我對於你，不但是你，而且一切人類，沒有什麽希望，也不敢希望什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這個海。我只希望同海接吻，把海擁抱着在我懷裏。我想一個人，已然成了人形，斷沒有再墮落到人以下的地位去的道理；所以縱不能具有一種救人的偉大的能量，至少也應有從黑暗的勢力底下救出自己的決心。我雖愚弱也就不能不脫離現代一切人類所認爲正當的，應該存在的生活，——就是跳出那個無理性的圈子，——而來到

這樣空曠無涯的海邊等候着我所希望的生活到來：這是我底唯一的希望；也就是我近來新發現的奇事，從沒有人發現過的。」

* * * *

那人去得遠了。並沒有理會他說什麼。

但一絲不掛的赤裸裸的他，還熱望着海中底波浪，依了那波紋起伏的勢子，在那里喃喃地說個不休。然而那人已去得遠了。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Profession" and Other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四(小說月報叢刊)技藝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八七〇九月

裝

